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八之二

廿六

卷八

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陸曰豳者戎狄之地名也夏道衰后稷之曾孫公劉自

邠而山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於漢屬右扶風邠邑周公遭流言之難居東都思公劉大王爲豳公憂勞民事以此敘已志而作七月鴟鴞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大師述其詩爲豳國之風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

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之曾孫也生民云卽有邠家室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邠公劉因封不改故知公劉自邠而出也公劉之篇說公劉爲狄迫逐而徙居經云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間知豳是戎狄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邠邑縣有豳鄉詩公劉所邑是漢時屬扶風邠邑也言自邠而出者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卽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邠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於

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正義曰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弃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云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間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案此公劉之篇說公劉遷豳事皆詳悉自郤徙豳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豳地尚往來郤國至公劉而盡以郤民遷之也本紀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也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韋昭注國語以爲不窋當大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大康之世而此云公劉以大康時失官守者周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書序云大康失邦則夏后之衰自大康爲始故繫大康言之其實公劉適豳不當大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窋之事以爲說耳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周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劉之篇具述公劉居豳愛民之事是民歸之而成國也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大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正義曰詩綿傳及書傳略說皆有其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

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正義曰
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是皆
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也。旱麓序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
公劉之業而鄭獨言公劉大王者以周公之作七月主意於
此二人故特言之。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
二年。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
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
東都二年也。金縢直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固當不出
畿內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爲都而云都據後營洛而言之
耳。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年順金縢之成文。思公劉大
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正義曰此
釋作七月之意也以公劉遭夏人之亂大王有戎狄之難或
出或入其居豳之時教民以蠶農爲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
事有至苦之功由其積德勤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既出居
東都恐王業毀壞亦憂念民事庶成周道其意與公劉大王
之志同不得自言已身憂國之心矣無以發明已志故作七
月之詩仰陳公劉大王以比已身序已志知周公之作七月
其意必如此者以序云周公遭變故陳先公風化之所由致
王業之艱難言遭變是遭流言乃作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

札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明在東都作之也七月之詩非刺成王非美成王無故說先公之風化陳王業之艱難則是思念先公用以比序已志也本詩周公所作大師題之曰豳明其然矣而先公在豳凡經十世知唯念公劉大王者以公劉初居豳之主大王終去豳之君俱是先公之後皆有事難之故周公身遭事難追念處豳先君明是念其俊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若然大王既遭事難能守后稷之教乃在居岐之後周公思居豳之事知其亦念大王者繇篇說大王之德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居豳之時得民之意民戀其德故與俱遷明知思念豳事其意亦及大王也鄭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此句說其作詩之意欲明七月之作在此二年之中因尚書有二年之文故言之耳非謂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何則序云周公遭變卽作不應坐度二年方始爲詩七月之作當是初出之年也。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王之所爲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正義曰金縢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太平其出居東都也其入攝王政也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純似公劉大王之所爲也周公作詩之時有自比二人之意及其終得攝王政其事又純似之

此詩用於樂官當立題目太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詩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爲幽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幽公爲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比序己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人周召之正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幽公故爲幽之變風若所陳本非幽事無由得繫於幽周公事若不似於理亦不可繫此詩追述幽公事又相似故繫之爲宜也春官籥章云吹籥以歌幽詩則周制之前已繫幽矣謂之變者以其變風變雅各述時之善惡七月陳幽公之政東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正是變詩美者故亦謂之變風公劉亦陳幽事不繫幽者召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猶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主者意爲雅不得列爲風也鳴鵲以下不陳幽事亦繫幽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爲幽風故鄭志張逸問幽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并爲幽風故鄭志張逸問幽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蒼曰以周公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於雅分周公不得專之逸言詠周公之德者據鳴鵲以下發問也鄭言上冠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故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於是周公爲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

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爲倫次之小雅之前言
其近堪爲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此函詩七篇七月鴟鴞是
出居時作其餘多在入攝政後鄭以爲周公避居之初是武
王崩後三年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一
四也迎周公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
十一也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
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
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
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
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
也卽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是鄭
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事知然者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
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
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
王既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九十七而崩知武王於時年八十
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
書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
觀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
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
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

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又王崩時武
王已八十二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
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祀君薨百官總
已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氏云周公爲太宰以右王
室周公既爲太宰武王初崩謚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
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
耳按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替而練二
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
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
我先王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遜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三年也
金縢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周公之屬與
知攝者周公出皆奔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言三年者并數出
年是崩後四年也又曰於後公乃爲詩注云於二年後也上
既言二年又別言於後明是二年之後也又曰秋大熟未穫
注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此秋文承於後之下
於後既言二年之後明此秋是二年之後謂居東二年武王
崩後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穫之下卽云惟朕小子其新
逆是周公卽以其年反也周公將攝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
迎之明其反卽居攝武王崩後五年卽是攝政之元年書傳
稱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言建

侯衛是封衛侯康誥論封衛之事是四年作康誥也召誥論
營洛邑咸周之事是五年作召誥也洛誥論致政成王之事
是七年作洛誥也鄭言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二
十一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天
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來朝迎於郊注云
孟迎也按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
八書傳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據孟侯之文知攝政四年
成王年十八又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則知
成王於攝政元年年十五周公出年十三武王崩年十年十
歲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
也由此而驗之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二年
十四之時罪人斯得十五年之時反而居攝也此譜言居東
二年思公劉太王以比序已志則七月之作在出居二年之
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當在鴟鴞之前鴟鴞之作則在居東
三年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
之曰鴟鴞既言二年別言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別年則上文
居東二年并初出之年爲二年作詩之時爲三年是周公居
東三年成王十五年之時作鴟鴞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
知言刺朝廷則是刺羣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大風之後啓
金縢之前知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與羣臣悉皆未悟不得

獨刺羣臣若啓金縢之後則羣臣亦悟無所復刺故伐柯箋
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
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成王迎之是以刺之是鄭
以伐柯爲既得雷雨之後金縢之前作也九戡序與伐柯序
同刺朝廷之不知首章言王欲迎周公二章以下說迎之事
當是周公既反而作也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
殷三年踐奄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注云奄國在淮
夷之傍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
而來歸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三年東山勞歸土之時經云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
年而後歸既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然周公以秋反而
卽東征必是秋冬遣兵而東山經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
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土始行之時新合昏禮秋
冬行而云新合昏者周公悅勞歸土言其新昏也非是六軍
之事皆新昏設令發兵之前一二年爲昏猶是新昏不必以
起兵之月始爲昏也破斧經稱東征則是征時之事其作必
是東山之前未知定是何年狼跋序云美周公也美不失其
聖經云公孫碩膚言周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
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周公致政之後畱爲大師
是狼跋之作在致政之後也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

次之今鷓鴣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戩與鷓鴣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鷓鴣之下次伐柯九戩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爲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毛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鷓鴣傳曰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以爲鷓鴣之詩爲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縢之文其意皆異於鄭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毛以鷓鴣爲管蔡而作則罪人斯得爲得管蔡周公居東爲東征也居東二年旣爲征伐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爲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爲是喪中卽攝爲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王肅之說祖述毛氏傳意或如肅言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札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所

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古文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固賈逵皆亦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本從先儒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依大戴禮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爲文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伐紂武王八十七也金縢云武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與疾年共爲二年故云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九十三而終是爲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縢云武王既喪卽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之後管蔡卽流言周公卽東征也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卽叛周公卽征可知故以爲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也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三年歸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年者以召誥

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誥經云惟三月哉生鳧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名誥同時故知三篇皆七年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己三歲致政時年二十所以知者以周公居攝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成人故致之耳致政之時成王年二十逆而推之攝政元年年十四武王崩年年十三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年成王己三歲也由此而驗之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其年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作七月者王肅之意以爲周公以公劉太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幽公之德言己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幽曰其周公之東乎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鵠鵠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來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毀礼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戩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戩作在東山之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

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最在後作故以爲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然以否其識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又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大子十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

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王業于泥反又

如字疏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至艱難。正義曰作七月詩者陳先公之風化是王家之基業也毛以爲周公

遭管蔡流言之變舉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稷及后幽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比序已志經入章皆陳先公風化之事此詩主意於幽之事則所陳者處幽地之先公公劉大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艱亦難也但古人之語字重耳無逸亦云不知稼穡之艱難與此同也鄭以爲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

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箋周公至東都。正義曰變者
改常之名周公欲攝管蔡毀之是於攝事變改也金縢云管
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
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即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
居東都也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
之流言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
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
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
先王以謙謙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怨於我先王言愧無
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是說避居之意
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譬僻皆
同作辟字而借聲爲義鄭讀辟爲避故爲此說案鴟鴞之傳
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爲辟此八章皆是
周公陳先公在幽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
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
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首
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所用食急於衣
宜先陳耕田之事但耕種收斂終年始畢每事及時然後能
穫則禦一年之飢非時日之用衣則不然唯是寒月所須又
當及時營作故蠶月條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

衣中之濟否在此一月偏急於衣故首章上六句先陳人以
衣褐爲急三之口以下五句陳人以穀食爲急故陳人耕鑿
之事人之爲衣絲帛爲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一
章之中而再言春者此章先言執筐養蠶因論女心傷悲
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
本春日采繁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所用非絲
卽麻春旣養蠶秋當緝績絲帛染爲玄黃乃堪衣用故三章
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三章旣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
章陳女功助取皮爲裘以助布帛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
避寒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閉塞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旣終矣
乃說男女飲食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六章先陳男功
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耕田之事故此章唯說收
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
相樂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比序已志言己之
憂民憂國心亦然也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入章所陳皆論衣
服飲食首章爲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首章上六句言寒當
須衣故二章三章說養蠶緝績衣服之事以充之首章下五
句言耕稼飲食之始故七章說罷場納穀稼穡終事以充之
論衣則舉須衣之時論食不言須食之時者衣必寒時所須
故可舉寒爲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須食之時諸衣

言裳避寒之事則引物記候言飲食耕田之事則不記時候
皆此意也卒章說饗飲之禮獨言九月肅霜者饗飲之禮必
農隙乃爲故言肅霜滌場以見農功之畢若其餘飲食則不
得記時故六章七章無記時之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蠶
績爲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四章箋云時寒宜助女功言取
皮爲裘助女絲麻之功也黍稷菽麥飲食之常故禾稼爲男
功之正菜果則其助六章箋以鬱奠及葵棗助男功又云瓜
瓠之畜助養農夫言取瓜瓠葵棗助男稼穡之功也女功之
助在四章男功之助在六章者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故四
章爲女功之助七章是男功之正故六章爲男功之助欲令
男女之功正助各自相近者也女功之正及秋而止其助在
成。一冬之月事在正後故在正後也男功之正及冬初乃止男
功之助在於夏秋事在正前故在正前也又養蠶時節易過
恐失其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稼者一
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
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芟耨芸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
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以外果瓜之
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女功助在正後
故五章女功助下言女功畢男功正在助後故七章男功正
下言男功畢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女功正後不言有事